

【逝者背影】

人如其名

□许志杰

——铭记铁志

朱铁志杂文写得好,这是圈里人和读过他杂文的读者所公认之事。其实,这不过是铁志生活中的点睛而已,他的个人生活非常丰富,可称得上多姿多彩。大学时候,他是北京大学足球队的守门员,很多年以前我们一起喝酒说起这事,铁志开玩笑说,他守北大球门4年不到,失球数平均每场不到4个。工作之后,他还经常回母校守门,偶尔客串一下后卫,体验两个不同角色的位置感,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换位思考。后来一段时间我写足球评论,他就把自己的看球体会发短信给我,谈得头头是道,颇具专业水准,让我这个所谓写球评的人自叹弗如。为了实践自己的爱体育就要总结好体育的想法,铁志甚至要求把自己调到体育报,做了一段时间的体育记者。铁志的特点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琢磨一行,钻研到家,做到极致,不留死角,让完美更完美。一位曾经与铁志同队踢球的北大校友说,作为守门员他从不埋怨队友,总是把失球归于自己没把好运,是那种敢于担责勇于担当的哥们儿,在早期的北大足球圈里是很有名的。铁志写了那么多好杂文,获

得鲁迅文学奖,为杂文在文学领域争得一席之地。他又身居高位,很多人尤其是“下面”的人,觉得能够“攀”上京城的这么一位“贵人”是自己的荣光。铁志也甚为自豪,责无旁贷,引我为朋者必是我好友,那是人家抬举咱,这是铁志的交友信条。他说他就是全国杂文界驻京办事处跑腿的,只要外地朋友进京,他知道了必找几个朋友围炉一坐,谈文叙情,不亦乐乎。全国各地有很多以铁志为朋友、哥们儿的杂文爱好者,有的其实就是与他一面之交,有的甚至从未谋面,却一直得到铁志的帮助。杂文家安立志自1988年与铁志见了一面之后,再也没有能够一聚。但是,两个人的友谊愈加深厚,安立志的杂文铁志没少给他介绍与举荐,还帮着安立志出版了杂文集。甚至连安立志的工作变动和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铁志都会主动打电话询问缘由,为之疏通情绪。杂文界的很多老先生也是铁志一直挂在心上的人,每逢过年过节他都会登门看望,代表杂文界的朋友送上最为诚挚的祝福。牧惠先生、舒展先生以及徐怀谦过世,铁志都是跑前跑后,宽慰逝者家人,迎送亲朋好

友,关键时刻起到一位关键先生的关键作用。在杂文这个圈子,铁志就像一根中轴把上下左右的人黏合起来,在杂文不是多么景气的当下,使得杂文这辆发锈的车子能够继续前行,让杂文这个圈子里的人抱在一起暖暖身子,以足够的热量保证杂文这个孱弱的文学品种存活下去。

铁志生长在东北地区一个父亲为官的家庭,他的身上却无丝毫的“官二代”影迹。在同龄人眼里铁志更像邻家小兄弟,在上年纪的人眼里铁志更像是自己看着长大的孩子。每个在家的清晨,铁志总是早早起床,到外边走走,然后买上妻子和女儿爱吃的食材回家。先把早餐做好,轻轻将妻女唤醒,三口之家一起享用“爸爸的手艺”。这是铁志每天最幸福快乐的时刻,这些年他不忘初心一直坚持,守护着自己制造的这份属于自己和妻女的快乐时光。

作为一个杂文家和身居高位的官员,铁志的性格就是那种典型的“外圆内方”。圆不是圆滑而是圆润,他把自己最为温和绵软的一面展露在外,从不以言语和举止伤及任何一个与他哪怕

只是照过一面的行人。在单位同事的眼里铁志既是领导,也是普通的同事,还是哥们儿。铁志是一视同仁,在他的眼里没有职务、职位的高低,只有所从事工作的不同。年轻时他骑自行车到单位总是推着车子进门,跟门卫打个招呼,后来坐车去单位还是不忘与门卫招呼致意。所谓方,则是铁志的内心世界,每当他摊开纸拿起笔,坐在写字台前的时候,构思创作一篇杂文的时候,他的思绪在内敛的本性之下开始裂变,将个个汉字变成自己的思想火花——这就是铁志的杂文。有人说,读铁志的杂文就像坐在一列高速奔行的火车上,观景人在车里,风景在窗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却只能坐在车里穿行在美丽的风景之中……

铁志喜欢作家帕斯卡尔将人比作脆弱的苇草之喻,但人毕竟是能够思想的苇草,他有一本杂文集的名字就是《思想的芦苇》。如果说外圆内方是铁志福接祖上的秉性,那么思想的芦苇则是他对自己的寄予和希望。而父辈赐予的铁志这个名字——钢铁般的意志,才是朱铁志这个人。

【藏书故事】

旧书摊上的收获

□朱树松

一天近午,太阳从集聚的雨中透出一丝光亮,好像要晴天。此时,我正路过济南妇幼保健院前大街的西口。远远地就看见路北马路牙子上有一位中年男子在地上摆着什么。疾步走了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在地上铺着塑料布的旧书摊。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因为总是喜欢在旧书摊里寻找新的快乐,这次不知有没有啊?

站在书摊前,我仔细地浏览着显得很凌乱的书堆。忽然,在一摞书的下面,一本略显陈旧的书面上露出了“书信选集”几个字。谁的?一股自然的吸引力让我弯下了身子,顺手就把那本压在很多书下的“书信选集”抽了出来,上面压着的书呼啦一下也都散开在书摊上——《毛泽东书信选集》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

这本《毛泽东书信选集》是1983年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虽然出版时间才三十多年,但正是我心目中所望的。随意翻了一下选集的内页,正巧翻到596页《致高亨》,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40多

年前的一个故事中——

高亨,一位令人崇仰的学者,在我十几岁时就读过其所著的1947年版《周易古经今注》(1957年由中华书局原版重印)。关于这本书,还有一段“耍赖皮”的故事——那是我知青时代当兽医时的故事——我曾让自己信得过的一个人在省城一所高校的图书馆里借了一本高亨著的《周易古经今注》,借期三个月。我一口气连读了几遍,还觉得不过瘾。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还书的时间,人家催要。我借口远在山区,暂无暇去省城。人家图书馆知情后也有所谅解,就又延续了一个月的时间。可是这次图书馆言明,到期必还才行。我满口应诺。那段时间,我一读这本书,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一想起过后就要还给人家,心里就结了个疙瘩,好像这本书已经成了我不可或缺的依赖……一日,我在山村的医务室与一位老先生聊天,那位老先生是世代医家,也有不少藏书。一说起他家的藏书,老先生眼里放着光芒,顺口说了一句“自古有

圣道:偷书不算偷”,老先生家的几本好书就是从别人手里“赖”来的。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闻此言,心中暗喜,我何不要它一次赖,就说“丢”了,看他怎么办?时间一到,我没去还书,图书馆也没说什么。但图书馆有一个规定:凡丢书的人,要按三倍的书钱缴付赔款。我闻之暗喜,于是就交了3元3角的书钱了事(书价1元1角)。这本书,40多年前的“耍赖”所得,至今还安好无恙地陪伴着我,这也是我至今唯一一次食言……

“高亨先生:寄书寄词,还有两信,均已收到,极为感谢。高文典册,我很爱读。肃此。敬颂安吉!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高亨先生时任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这封《致高亨》,是毛主席收到高亨先生寄给他的《周易古经今注》等六部书和后来寄的一首



有趣的是,关于第二个答案,性别开始彰显它微妙的不同。一半女士说:学有余力的话,一定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的。

十七八岁,芳心可可,异性的眼神、同性无意的几句话,可以建立你的自尊也可能摧毁你的自信。如果青春期不曾美丽过,这一生至多只能是优雅、气质、得体——却再难见到小男生眼中的一闪,那是草原上滚过的球状闪电,全无来由,会燃起熊熊烈火。

另一半女士说:不急着恋爱。不是牵过手就是一辈子,不要把第一个人当作唯一。多交往几个男孩子,他们都是你的模拟试卷,而你的爱情高考,还远在天边。

而男人的答案则围绕在同一个方向:赚钱,创业,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也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

我疑心我的小型问卷不够准确,因为很明显,人到中年,人与人因地域、阶层、性格而做了划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的朋友,我朋友的朋友,在某种程度上

词《水调歌头》的回复。高亨写的那首气势恢宏,磅礴云天的词,让我永铭于心:“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唤醒蛰龙飞起,扫灭魔炎魅火,挥剑斩长鲸。春满人间世,日照大旗红。抒慷慨,写鏖战,记长征。天章云锦,织出革命之豪情。细检诗坛李杜,词苑苏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携卷登山唱,流韵壮东风。”寥寥九十五个字,字字铿锵,笔者每读之,心潮振奋,胸荡风雷,慷慨激昂……

路边汽车的鸣笛让我回过神来。我问清了书的价格,二话没说,付款走人。拎着装有《毛泽东书信选集》的袋子,那一刻心情特别爽……

是相似的。这相似性,让我们结为了一个朋友圈。但这个圈子,也是大部分家长会希望孩子们进入的圈子:读过大学,有一份稳定工作或者一技之长,少有大富大贵,但至少自食其力。我们这些过来人的话,多半都是俗气的大实话。

我和家人一道看跨年演唱会,我年轻时的男神李宗盛出场唱了一首《山丘》,小满说:“不知道歌词是什么意思。”

我便耐心向她解释:“在你的年纪,高考对你来说,就是生命中的最高峰,翻过了你骄傲,你觉得你有资格沾沾自喜了。但真的站到山顶上,你会发现,山外有山,你脚下的只是个小山丘,你面前的才是真正的崇山峻岭。高考算什么呀,以后还有考研、求职、恋爱、事业……好多好多座山丘。”

所以,在越过山丘之前,我愿意先告诉你们:并不是考上大学便万事大吉。越过山丘,无人为你们鼓掌喝彩,山丘之后,在等待的,只有曲折的山路、时晴时雨的天气、不动声色又铁面无私的命运,而这,就叫做人生。

【人生随想】

越过山丘之前

□叶倾城